

漢書門類
 二五八六
 一五八六
 九六
 六二
 冊架函號類

內閣文庫
 漢書
 二五八六
 一五八六
 九六
 六二
 冊架函號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1586
冊數	62 (56)
函號	274 82

0 1 2 3 4 5 6 7 8 9 cm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原壤之母歿。夫子助之木槨。原壤登木歌曰。狸首之
斑然。執汝手之卷然。
孔子大道歌曰。大道隱兮。禮爲基。賢人竄兮。將待時。
天下如一欲何之。

越王與羣臣別于浙江之上。歌曰。彼飛鳥兮。鷲鳥已
迴翔兮。翕蘇心在專兮。素蝦何居食兮。江湖徊復翔
兮。游颺去復返兮。於乎。

周穆天子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西王母爲天子謠
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

成。尚能復來。天子答曰。予歸東土。和洽諸夏。萬民平
 均。吾顧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
 齊甯戚扣牛角歌曰。滄浪之水。白石粲。中有鯉魚。長
 尺半。穀衣單衣。裁至。鼾清朝飯。牛至夜半。黃犢上坂。
 且休息。吾將捨汝。相齊國。

燕荆軻易水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
 復還。

百里奚為秦相。堂上作樂。所賃浣婦。自言知音。呼之
 搏髀。援琴撫絃而悲。歌曰。百里奚。初娶我兮。五羊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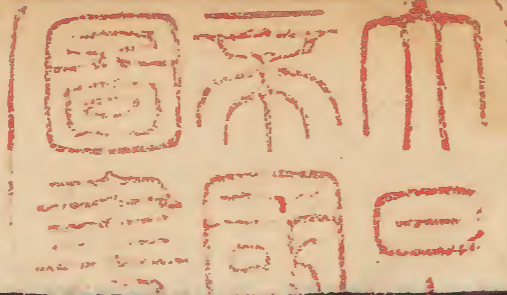
樂之歌統紀

舜歌南風之詩。詩曰。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
 兮。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

卿雲歌曰。卿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
 八伯成進稽首曰。明明上天。爛然星辰。日月光華。弘

于一人。帝乃再歌曰。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從經。
 萬姓允誠。於予論樂。配天之靈。

禹娶塗山。有白狐九尾過之。歌曰。綏綏白狐。九尾龐
 龐。成家成室。我都攸昌。



箕子朝周。過殷故墟。作麥秀歌曰。麥秀漸漸兮。禾黍
油油。伯夷叔齊隱首陽山。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
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
歸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魯人西狩。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仲尼觀之。歌曰
麟也。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遙于門。歌曰。太山其頽乎。梁
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

臨。當。別。行。烹。伏。雌。今。適。富。貴。忘。我。爲。

馮驩聞孟嘗君好客。來見。置傳舍十日。彈劍歌曰。長
鋏歸來乎。食無魚。遷之幸舍。食有魚矣。又歌曰。長鋏
歸來乎。出無輿。遷之代舍。出有輿矣。又歌曰。長鋏歸
來乎。無以爲家。

項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乃夜起飲帳中。命虞美
人起舞。悲歌泣下。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
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漢高祖大風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

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四皓采芝歌曰。漠漠商洛。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
療饑。皇虞邈遠。吾將安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
而畏人。不如貧賤而輕世。
漢高祖欲易太子。留侯招四皓羽翼之。戚夫人泣。上
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
翩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柰何。雖有矰繳。尙
安所施。

東方朔酒酣據地歌曰。陸沉于俗。避世金馬門。宮殿

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嵩廬之下。

漢武帝與羣臣燕歡。作秋風辭曰。秋風起兮白雲飛。
草木黃落兮雁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攜佳人兮不
能忘。泛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
發棹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柰老何。
漢武寶鼎歌曰。因露寢兮產靈芝。象三德兮瑞應圖。
延壽命兮光北都。配上帝兮象太微。參日月兮揚光
輝。

漢元帝以明君妻單于。作怨曠歌曰。秋木萋萋。其葉

萎黃有鳥爰止。集于苞桑。既得升雲。遊倚帷房。志念
幽沉。不得頡頏。我獨伊何。改往變常。翩翩之燕。遠集
西羗。高山峩峩。河水泱泱。嗚呼哀哉。憂心惻傷。
淮南厲王歿。民有作歌曰。一尺布。尙可縫。一斗粟。尙
可舂。柰何兄弟二人不相容。

漢武臨河歌曰。瓠子決兮將柰何。浩浩洋洋。慮殫爲
河。殫爲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兮吾山平。吾山平兮
鉅鹿溢。魚弗鱗兮迫冬日。

司馬相如琴歌曰。鳳兮鳳兮歸故鄉。遨遊四海求其

皇。有艷淑女在此房。何緣交接爲鴛鴦。鳳兮鳳兮從
我栖。得託孳尾永爲妃。交情通體心和諧。中夜相從
知者誰。

漢烏孫公主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託異國烏
孫王。穹廬爲室兮氈爲墻。肉爲食兮酪爲漿。居常思
土心內傷。願爲黃鵠兮還故鄉。

晉陸機百年歌曰。一十時顏如舜華。曄有輝。體如御
風行。如飛。終朝出遊。薄暮歸。六情逸豫。心無違。清酒
將炙。柰樂何。清酒將炙。柰樂何。二十時。膚彩津澤人

理成。美目淑貌。灼有榮光。車駿馬遊。都城高談。雅步何盈盈。清酒將炙。柰樂何。清酒將炙。柰樂何。三十時。行成名立。有令聞。力可扛鼎。志干雲。食如漏卮。氣如熏。辭家觀國。綜典文。清酒將炙。柰樂何。清酒將炙。柰樂何。四十時。體力克壯。志方剛。跨州越郡。還帝鄉。出入承明。擁大璫。清酒將炙。柰樂何。清酒將炙。柰樂何。五十時。荷旄杖節。鎮邦家。鼓鍾嘈噴。趙女歌。羅衣綵。粲金翠。華言笑。雅舞相經過。清酒將炙。柰樂何。清酒將炙。柰樂何。六十時。年亦耆艾。業亦隆。驂駕四牡。入

紫宮。軒冕婀娜。翠雲中。子孫昌盛。家道豐。清酒將炙。柰樂何。清酒將炙。柰樂何。七十時。精爽頗損。膂力愆。清水明鏡。不欲觀。臨樂對酒。轉無歡。攬形修髮。獨長歎。八十時。明已損。聰去耳。前言往行。不復紀。辭官致祿。歸桑梓。安車駟馬。入舊里。樂事告終。憂事始。九十時。日告眊。瘁月告哀。形體雖是。志意非言。多謬誤。心多悲。子孫朝拜。或問誰。指景翫日。慮安危。感交平生。淚交揮。百歲時。盈數已登。肌肉單。四肢百節。還相患。目若濁鏡。口垂涎。呼吸頓蹙。反側難。茵褥滋味。不復

安。

王獻之桃葉歌曰。桃葉復桃葉。桃葉連桃根。相連兩樂事。獨使我纏綿。桃葉渡江不用楫。但渡無所苦。我自楫迎汝。

河中之歌曰。河中之水向東流。洛水之女名莫愁。十三能織綺。十四採桑東陌頭。十五嫁爲盧家婦。十六生兒字阿侯。盧家蘭室桂爲梁。中有鬱金蘇合香。頭上金釵十二行。足下絲履五文章。珊瑚挂鏡爛生光。平頭奴子提履箱。人生富貴何所望。恨不嫁與東家。

王。

梁鴻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歌曰。陟彼北邙兮噫。顧瞻帝京兮噫。宮闕崔嵬兮噫。民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

鄂君方乘青翰舟。張翠蓋。會鍾鼓之音。越人擁楫歌曰。今夕兮搴中流。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于是鄂君舉繡被覆之。漢時有短簫鏡歌之樂。其曲有朱鷺。思悲翁。艾如張。上之回。雍離。戰城南。巫山高。上陵。將進酒。君馬黃。芳。

禮樂全編 卷之二十一 四十一
樹有所思。雉子斑。聖人出。上邪。臨高臺。遠如期。石留。務成。玄雲。黃雀。鈞竿等曲。列于鼓吹。多序戰陣之事。及魏受命。改其十二曲。使繆襲爲詞。述以功德。言代漢之意。已上通志畧 參文獻通考

樂之歌議統紀

馬端臨曰。詩之體三。曰風。曰雅。曰頌。風者民庶之所吟諷。雅者君臣之所詠歌。其詩則施之宴享。頌者美盛德。告成功。其詩則施之祭祀。然未有三百篇之前。如康衢。如擊壤。則風之祖也。如九歌。如喜起。如南風。則雅之祖也。如五子之歌。則又變風。變雅之祖。若頌。獨無所祖。然肆夏。繁遏渠。本頌也。而叔孫穆子以爲天子享元侯之詩。豈雅頌亦通用耶。
樂書曰。工歌。鹿鳴。四牡。皇華。所以寓君臣之教。則升

歌三終也。笙入堂下。磬南北而立。樂南陔。白華。華黍。所以寓父子之教。則笙入三終也。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所以寓上下之教。間歌三終也。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所以寓夫婦之教。則合樂三終也。馬端臨曰。晦菴辨桑中詩序。其說曰。雅者二雅是也。鄭者。緇衣以下三十一篇是也。衛者。邶鄘三十九篇是也。桑間衛之一篇。桑中之詩是也。二南雅頌。祭祀朝享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所歌也。今季

子所觀樂者。周樂也。使鄭衛諸詩。爲里巷狹邪所用。則周樂安得有之。而魯之樂工。亦安能歌異國淫邪之詩乎。

馬端臨曰。詩之被于弦歌也。不過爲宴享賓客祭祀鬼神之用。但求之三百篇。惟周頌三十一篇。商頌五篇。爲祭祀之詩。小雅鹿鳴以下。彤弓以上諸篇。爲燕享之詩。至于周南以下十五國風。小雅自六月而下。大雅自文王而下。以至魯頌之四篇。則序者以爲美刺之詞。而不能明其聲樂之所用矣。左傳載列國諸

侯大夫聘享賦詩。大率多斷章取義。以寓已意。如秦穆公將納晉文公。宴之而賦六月。季武子譽韓宣子嘉樹。宴之而賦甘棠。蓋借二詩以明贊誦之意。又如荀林父送先蔑而為賦板之卒章。叔孫豹食慶封而為賦相鼠。蓋借二詩以明箴規之意。皆因事寓意。非曰此宴必合賦此詩也。

馬端臨曰。關雎鵲巢。閨門之事。后妃夫人之詩也。何預于鄉宴。而鄉飲酒燕禮歌之。采蘋采芣。夫人大夫妻能主祭之詩也。何預于射。而射禮用之。肆夏繁遏。

渠。宗廟配天之詩也。何預宴飲。而天子享元侯用之。文王大明。文王與周之詩也。何預于交隣。而兩君相見歌之。晉荀偃曰。歌詩必類。若必就其文詞之相類。則鄉飲酒所歌。必伐木行葦之屬。射禮所歌。騶虞而下。必車攻吉日之屬。天子享元侯所歌。必蓼蕭湛露彤弓之屬。方為合宜。鄭樵曰。樂以詩為本。詩以聲為用。八音六律為之羽翼耳。仲尼編詩。用以歌。非用以說義也。齊魯韓毛各以說相高。漢朝立之學官。義理相受。遂使聲歌湮沒。

無聞。然漢初太樂氏以聲歌肄業。往往仲尼三百篇。瞽史例能歌之。柰義理之說日勝。則聲歌之樂日微。漢末東觀石渠。議論無補。曹孟德得漢雅樂郎杜夔。夔所得于三百篇者。惟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而已。太和末。又失其三。左延年新得。惟鹿鳴一篇。每正旦大會。太尉奉璧。羣臣行禮。東廂雅樂。常作者是也。古者歌鹿鳴。必歌四牡。皇皇者華。三詩同節。故曰工歌鹿鳴之三。而用南陔白華。華黍三笙以贊之。然後首尾相承。節奏有屬。至晉鹿鳴一篇。又無傳矣。繼三

代之作者。樂府也。樂府宛同風雅。但其聲散佚。無紀。所以不得流通。

鄭樵曰。季札之賢。而不別國風所在。仲尼之聖。而不
知雅頌之分。仲尼聞于太師氏。然後列十五國風。以
明風土之音。分大小二雅。以明朝廷之音。陳周魯商
三頌之音。所以侑祭也。定南陔白華。華黍。崇丘。由庚。
由儀。六笙之音。所以叶歌也。得詩而得聲者。三百篇。
則系于風雅頌。得詩而不得聲者。則置之。謂之逸詩。
如河水祈招之類。無所系也。今樂府之行于世者。章

句雖存。樂聲無用。崔豹之徒。以義說名。吳兢之徒。以事解目。樂府之用。幾息矣。

樂書曰。漢郊廟詩歌。未有祖宗之事。而八音均調。又不叶鍾律。內之掖庭才人。外之上林樂府。皆以鄭聲施之朝廷。又如馬象赤蛟之類。皆歌之宗廟。汲黯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為歌。協于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耶。可謂正論。

蔡沈曰。事之出于勉強者。不能久。故復即其前日歌。

詠之言。協之律呂。播之聲音。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勸相之。使其歡欣鼓舞。趨事赴功。不能自已。鄭樵曰。禮樂之來。陵夷有漸。始則風雅不分。上之回。聖人出。君子之作也。雅也。艾如張。雉子班。野人之作也。風也。合而為鼓吹曲。燕歌行。其音本幽薊。則列國之風也。煌煌京洛行。其音本京華。則都人之雅也。合而為相和歌。風者鄉人之用。雅者朝廷之用。合而用之。是為風雅不分。次則雅頌無別。享大禮也。燕私禮也。享則上兼用。下

樂。燕則下得用上樂。是則風雅之音雖異。燕享之用則通。及明帝定四品。一曰大予樂。郊廟上陵用之。二曰雅頌樂。辟雍享射用之。三曰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羣臣用之。四曰短簫鏡歌樂。軍中用之。古者雅用于人。頌用于神。武帝立樂府。采詩雖不辨風雅。至郊祀房中章。未嘗用于人事。以明神人不可同事也。今應用頌者。而改用大予。應用雅者。而改用黃門。是為雅頌無別。又次則頌。亡。風雅通歌。猶可以通也。雅頌通歌。不可

以通也。曹魏準鹿鳴作於赫篇。以祀武帝。準騶虞作魏魏篇。以祀文帝。準文王作洋洋篇。以祀明帝。且清廟祀文王。執兢祀武王。莫非頌聲。今魏家三廟純用風雅。是為頌。亡。

馬端臨曰。漢明帝之樂凡四。今所傳者。惟短簫鏡歌二十二曲。而所謂太子。所謂雅頌。所謂黃門鼓吹。則未嘗有樂章。至于短簫鏡歌。史雖以為多敘戰陣之事。然考其名義。上之回則巡幸事。上陵則祭祀事。朱鷺則祥瑞事。艾如張巫山高之屬。則又各有指。非專

戰伐也。是爲魏晉雅頌之體。

鄭樵曰。浩歌長嘯。古人之深趣。今人既不尙嘯。而又失歌詩之旨。所以無樂事也。凡律其辭曰詩。聲其詩曰歌。作詩未有不歌者。詩樂章也。或形歌詠。或散律呂。各隨所主而命。主于人聲者。有行。有曲。散歌曰行。入樂曰曲。主于絲竹者。有引。有操。有吟。有弄。各有調主之。攝其音曰調。總其調曰曲。

歌行雖主人聲。其中調者。皆可被之絲竹。引操吟弄。雖主絲竹。其有辭者。皆可形之歌詠。主于人者。有聲。

必有辭。主于絲竹者。取音而已。不必有辭。

近世論歌行者。求名以義。強生分別。古有長歌行。短歌行。謂其聲歌之短長耳。崔豹吳兢皆謂人壽命之短長。當時有此說。今人何獨不然。嗚呼。詩在于聲。不在于義。猶今都邑有新聲。巷陌競歌之。豈爲其辭義之美哉。禮失則求諸野。正謂此也。

二體之作。失其詩矣。縱者謂之古。拘者謂之律。一言一句。窮極物情。工則工矣。將如樂何。武帝定郊祀。廼立樂府。采詩夜誦。則有趙代秦楚之

詠莫不以聲爲主。是時去三代未遠。猶有雅頌之遺風。及後儒泥于名義。是以失其傳。故吳兢譏其不覩本章。便斷章取義。贈利涉。則述公無渡河。慶載誕。乃引烏生八九子。賦稚子班者。但美繡頸錦臆。歌天馬者。惟敘驕馳亂蹋。其間有如劉猛李餘輩。賦出門行。不言離別。將進酒。乃敘烈女事。用古題。不用古義。知此意者。蓋鮮矣。

隋文帝置清商府。博采舊章。以爲樂之所本。隋後無復正聲。至唐能合于管絃者。明君楊叛兒。驍壺春歌。

秋歌。白雪。堂堂。春江花月夜。八曲而已。

鄭樵曰。鞞舞本漢巴渝舞。高祖自蜀漢伐楚。其人勇而善鬪。好爲歌舞。舞曲四。一曰矛渝。二曰安弩渝。三曰安臺。四曰行辭。其辭旣古。莫能曉。句讀。魏使王粲制其辭。粲問巴渝帥得歌本意。改爲矛渝。新福。弩渝。新福。曲臺。新福。行詞。新福。以述魏德。

樂書曰。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及太和中。左延年改夔騶虞。伐檀。文王三曲。更自作聲節。其名雖存。而聲實

異。惟。鹿。鳴。不。改。晉。初。食。舉。亦。以。鹿。鳴。至。荀。勗。除。鹿。鳴。舊。歌。更。作。行。禮。詩。四。篇。又。以。魏。氏。歌。詩。或。二。言。或。三。言。或。四。言。或。五。言。與。古。詩。不。類。以。問。司。律。中。郎。將。陳。頎。頎。曰。依。詠。弦。節。本。有。因。循。識。樂。知。音。足。以。度。曲。二。代。三。京。襲。而。不。變。雖。詩。章。詞。異。與。廢。隨。時。至。其。運。逗。留。折。皆。繫。于。舊。有。由。然。也。

鄭。樵。曰。晉。楊。泓。序。云。自。到。江。南。見。白。鳧。舞。白。鳧。之。辭。吳。人。患。孫。皓。虐。政。而。思。從。晉。也。然。碣。石。章。又。出。于。魏。武。則。知。拂。舞。五。篇。晉。人。採。集。三。國。之。前。所。作。惟。白。鳧。

不。用。吳。舊。歌。命。曰。白。鳩。

鄭。樵。曰。蚩。尤。氏。帥。魍。魎。與。黃。帝。戰。于。涿。鹿。之。野。帝。命。吹。角。為。龍。吟。以。禦。之。其。後。魏。武。帝。北。征。烏。桓。越。涉。沙。漠。軍。士。聞。之。悲。思。于。是。減。為。十。鳴。更。悲。按。此。有。十。五。曲。後。之。角。工。所。傳。者。只。得。梅。花。梅。花。之。辭。蓋。本。于。胡。笳。

馬。端。臨。曰。橫。吹。雙。角。即。胡。樂。也。漢。博。望。侯。張。騫。入。西。域。傳。其。法。惟。得。摩。訶。兜。勒。二。曲。是。為。胡。曲。之。本。摩。訶。兜。勒。皆。胡。語。也。協。律。校。尉。李。延。年。因。胡。曲。更。新。聲。二。

十八解其法乘輿以為武樂。後漢以給邊將。馬端臨曰。相和歌者。並漢世街陌謳謠之辭。絲竹更相和。令執節者歌之。按詩南陔之三。笙以和鹿鳴之三。雅由庚之三。笙以和魚麗之三。雅相和歌之道也。本一部。魏明帝分為二部。更遞夜宿。始十七曲。魏晉之世。朱生宋識列和等。復為十三曲。

樂書曰。唐明皇天寶中。樂章多以邊地名曲。如涼州。甘州。伊州之類。曲終繁聲。名為入破。已而三州之地。悉為西蕃蹈籍。偽唐李煜。樂曲有念家山破。宋龍興

開寶八祀。悉收其地。念家山之應也。

樂書曰。突厥監歌于龍朔。而閻知微卒有陷突厥之誅。楊柳唱于永淳。而徐敬業卒構楊柳二州之亂。寶慶之曲作。而太子任咎。堂堂之曲奏。而唐祚中絕。以至舞媚桑條。黃麈挈苾之作。未有無其應者。由是知聲音之道。實與政通。而治亂之兆。皆足聽而知之。

鄭樵曰。明皇雅好度曲。未嘗使蕃漢雜奏。迨天寶之末。始詔道調法曲。與胡部新聲合作。識者異之。明年遂及祿山之難。嗟嗟明皇。召釁稔禍。豈皆入破合奏。

致之乎。

鄭樵曰。仲尼所以爲樂者。在詩而已。漢時不知聲歌之所在。而以義理求詩。別撰樂詩。以合樂。殊不知樂以詩爲本。詩以雅頌爲正。仲尼識雅頌之旨。然後取三百篇以正樂。樂爲聲。也不爲義也。有聲斯有義。與其達義不達聲。無寧達聲不達義。

樂序曰。漢樂府。絲竹更相和。但有歌曲。清平瑟三調。清商曲。鏡歌鼓吹曲。司馬相如鳳求凰之類。多楚詞體。魏晉多爲五言。如明妃曲之類。間有七言。如隴上

壯士之類。若徂風颺起。蓋山陵之歌。則七言絕句也。唐多用七言律。如龍池樂章。王維渭城絕句。亦有散聲。謂之陽關三疊。或更作長短句。如調笑令。菩薩蠻。六么。河傳等曲。至宋益盛。西江月。點絳脣等詩。餘皆可弦歌。金元又變爲北曲。正宮。端正好。商調。集賢賓。南呂。一枝花。黃鍾。醉花陰。中呂。粉蝶兒之類。依腔填調。一定不易。以便快口唱過。亦有曲名。雖與宋同。而實異者。教坊歌之。其譜上乙五六九工尺四合等字。與雅樂同上。乙七字爲正調。四合二字爲合調。

樂序曰。俗樂二十八調。唐人用爲大曲。有散序排遍八破殺袞等套數。始成一曲。就本宮調。製引序慢令。蓋度曲常態也。八破以曲終繁聲得名。有兆亂之識。江南李煜有念家山破。尤非美也。其歸宿一聲。謂之殺。如伊州以凡字殺。側商則借尺字殺是也。元樂尾聲。多以殺名。如賺煞十煞之類。多至百餘聲。至正末。賊將殺戮無禁。此其應也。

樂序曰。漢初安世之歌。易周房中樂。其調皆楚聲。高帝見巴渝舞曰。此武王伐紂歌也。然周之曲調。漢末

猶存。晉荀勗始除鹿鳴四篇。別製食舉歌。于是周雅亡。北魏以來多用胡樂。至隋取漢以來樂歌。盡入清商。曰此周房中遺聲。蓋夷胡部也。漢以俗樂定雅樂。其後漢清商亦亡。

鄭樵曰。有宗廟之樂。有天地之樂。有君臣之樂。尊親異制。不可以不分。幽明異位。不可以無別。按漢叔孫通始定廟樂。有降神納俎登歌薦裸等曲。武帝始定郊祀樂。有十九章之歌。明帝宴羣臣。始定黃門鼓吹之樂。合雅而風。合頌而雅。其樂已失。而其禮猶存。至

梁武十二曲成。則郊廟明堂三朝之禮。展轉用之。天地宗廟君臣之事。同其事矣。此禮之所以亡也。大戴禮云。九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晉志亦云。漢末杜夔傳舊雅樂四曲。鹿鳴。騶虞。伐檀。文王。皆古聲辭。後改作新辭。舊曲遂廢。至唐開元鄉飲酒禮。其所奏樂。乃有鹿鳴。四牡。皇皇者華。魚麗。乃有嘉魚。南山。有臺。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芣。采蘋。十二篇之目。其聲亦不得聞矣。宋時有趙彥肅者。傳此十二詩之譜。每句之中。字皆叶以律呂。卽開元遺聲也。朱子載之。

儀禮經傳中。以爲詩樂。疑古樂有唱。有歎。唱者發歌句也。和者繼其聲也。詩詞之外。應更有疊字。散聲。以歎發其趣。

程子曰。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古人之詩。其音調不復可知已。今之歌曲。雖出時人之口。而亦有所沿襲。如向所謂十二詩。于鹿鳴等六詩。云黃鍾清宮。註云。俗呼正宮。關雎等六詩。云無射清商。註云。俗呼越調。所謂黃鍾清宮。無射清商。世俗固不知所以爲聲。而正宮越調之類。宋世所謂詩餘。金元以來所傳南北。

曲者。雖非古之遺音。而猶有此名目也。倘得妙解音。樂如師曠。州鳩。信都芳。萬寶常。王令言。張文收之輩。必能因聲以攷律。正律以定器。吁。必待后夔。而後作。樂。必待師曠。而後聽音。則此樂。直至天地之戍。會永。無可復之期矣。

鄭樵曰。白紵與子夜一曲也。在吳爲白紵。在晉爲子夜。故梁武本白紵而爲子夜四時歌。

馬端臨曰。清商曲三調。所謂平調。清調。瑟調是也。三調者。乃周房中樂之遺聲。漢魏相繼。至晉不絕。永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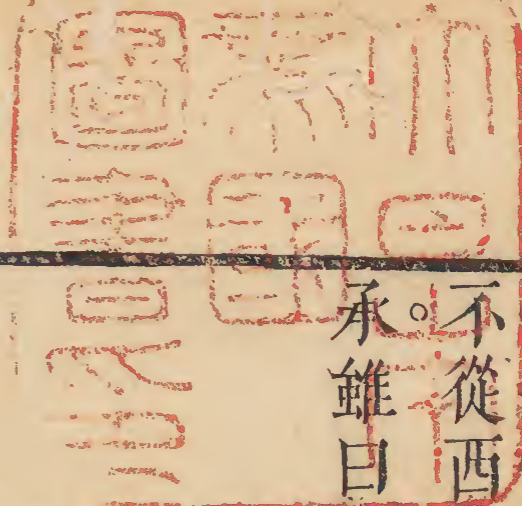
之亂。中朝舊曲。散落江右。而清商舊樂。尤傳江左。所謂梁宋新聲是也。至唐武后時。猶存六十三曲。

馬端臨曰。漢時所謂清商者。但尙其音爾。晉宋間始尙辭。觀吳兢所纂七曲。皆晉宋間曲也。故知梁宋新

聲。有自來矣。因隋文帝篤好清樂。以爲華夏正聲。故特盛于隋焉。大業中。煬帝乃定清樂。西涼龜茲。天竺。

康國。疏勒。安國。安麗。禮畢。以爲九部。鄭樵曰。樂有伊州。涼州。甘州。渭州之類。皆西地也。隋

煬帝所定九部夷樂。西涼。龜茲。天竺。康居之類。皆西



夷也。觀詩之雅頌。亦自西周始。凡是清歌妙舞。未有不從西出者。六音之音。以金為主。五方之雅。惟西是承。雖曰人為。亦莫非稟五行之精氣而然。

禮樂名錄

卷之三十一

五十五

